

敬告我同業諸君

梁啟超

某頓首。上書於我同業諸君閣下。嗚呼。國事不可問矣。其現象之混濁。其前途之黑暗。無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絕。其放一線光明。差強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也。然此三者。今皆在幼稚時代中。其他日能收極良之結果歟。抑收極不良之結果歟。今皆未可定。而結果之良不良。其造因皆在今日。吾僑業報館。請與諸君縱論報事。某以爲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

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盡善。凡庶務之所以克舉。羣治之所以日進。大率皆藉夫對待者旁觀者之監督。然後人人之義務乃稍完。監督之道不一。約而論之。則法律上之監督。宗教上之監督。名譽上之監督。是也。法律監督者。以法律強制之力明示其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將隨之以刑罰。此監督權之最有力者也。宗教監督者。雖不能行刑罰於現在。而曰善不善報於而身後。或曰善不善報於而後身。而使中人以下。咸有所警焉（報於身後之說中土宗教家言是也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皆言因果之在子孫也報於後身者西方宗教家言如佛如耶皆是也謂人雖死而魂不滅因果業報懸之來生也此兩義皆皆督人類之一大法門今以非本論目的不詳論之）。此亦監督權之次有力者也。名譽監督者。不能如前兩者之使人服從使人信仰使人畏懼。然隱然示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則爾將不見容

敬告我同業諸君

於社會。而於爾之樂利有所損。此其監督之實權。亦有不讓於彼兩途者。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爲人道之總監督可也。政府者受公衆之委託。而辦理最高團體（今世政學家謂國家爲人類最高之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以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故數百年來。政治學者之所討論。列國國民之所競爭。莫不汲汲焉以確立此監督權爲務。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爲之後援。西人有恆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履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拿破侖常言「有一反對報館。則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枝毛瑟槍殆加甚焉。」誠哉。報館者摧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在泰西諸國。立法權司法權既已分立。政黨既已確定者。而其關係之重大猶且若是。而況於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爲獨一無二之政監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我同業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矍然於吾儕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儕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尙忍以文字爲兒戲也。抑吾中國前此之報館。固亦自知其與政府有關係焉矣。然其意曰。吾將爲政府之顧問焉。吾將爲政府之拾遺補闕焉。若此者。吾不敢謂非報館之一職。雖然。謂吾職而盡於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處也。何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寧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庸也。而報館

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爲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而豈以主文譎諫畢乃事也。夫吾之爲此言。非謂必事事而與政府爲難也。教導與扑責。同時並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憚。此乃國家所以賴有報館。而吾儕所以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抑所謂監督云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放飯不懲。乃辨齒決。苟非無識。其必有所規避取巧矣。某以爲我同業者當糾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於小吏一二人。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撫獻替於小節一二事。苟不爾者。則其視獻媚權貴之某報。亦百步與五十步耳。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一。

所謂嚮導國民者何也。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察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參觀卷三十四新史學史學之界說）。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抽繹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爲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抑報館之所以嚮導國民也。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學校者築智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爲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爲從

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羣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爲習之說也。不寧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爲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爲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不觀夫病海者乎。初時渡數丈之澗。猶或眩暈焉。及與之下三峽。泛五湖。則此後視橫渡如平地矣。更與之航黃渤之海。駕太平洋西之洋。則此後視內河亦如平地矣。國民之智識亦然。勿徵諸遠。請言近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爲世語。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爲一種不美之名詞。嘗於十年前在京師猶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以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從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

甲則當先駭之以乙繼駭之以丙然後其所習者適在甲當其駭乙時駭乙者十之七而駭甲者猶十之三及駭之以丙則彼將以十之七駭丙以十之三駭乙而甲已成爲習矣。某以爲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此雖近於芻狗萬物之言乎。然我佛說法。有實有權。衆生根器。旣未成熟。苟不賴權法。則實法恐未能收其效也。故業報館者而果有愛國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顧忌。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爲無識訾我爲偏激而已。笑我訾我。我何傷焉。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則旣已達矣。故欲以身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甘以一身。爲萬矢的。曾不於悔。然後所志所事。乃庶有濟。雖然。又非徒恃客氣也。而必當出以熱誠。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二。

以上所陳。我同業諸君其謂然也。則願共勉之。其不謂然耶。則請更聽鴻論有以教我。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雖然。旣儼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職而不疑。當此中國存亡絕續之交。天下萬世之功罪。吾儕與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效之道。以相勸勉也。由幼稚時代而助長之成立之。是在諸君矣。某再拜。

（錄自飲冰室合集）